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通論

(一)

皮錫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一)

皮錫瑞著

國學基本叢書

序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勅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堯之一炬，施之聖經，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

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揀燐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目錄

第一冊

易

論彖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論連山歸藏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荀氏之旨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論以傳附經始於費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鄭君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而不足據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答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

又生一障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爲顯門焦循爲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

論象數已具於易求象數者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更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論焦循易學深於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

論假借說易並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論易說多依託不當崇信僞書

論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孔子作卦爻辭純以理言實卽義文本意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蓍亦古法之遺

書

論尙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尙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論尙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

字多僞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尙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爲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論古文尙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論古文尙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論尙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論衛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考求逸書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論馬鄭僞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爲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爲斷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爲多事

論僞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爲訓

論僞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論僞古文多重複且敷衍不切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駁異之可疑

第二冊

詩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王歌鹿鳴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論尙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強爲傳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爲確據

論僞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僞孔襲孔學非孔學出僞書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尙書多臆說不可據

論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論尙書是經非史史家擬尙書之非

論治尙書當先右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姬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爲定論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論馬端臨駁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爲三家詩本可執爲確證

論毛序或以爲本之子夏或以爲續於衛宏皆無明文可據卽以爲衛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論迹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爲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論生民玄鳥長發闕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藝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義

論賦比興涵雅爾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三百篇爲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考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論鄭箋朱傳間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第三冊

三禮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

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之

論段玉裁謂漢稱禮不稱儀禮甚確而回護鄭注未免強辭

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

論禮十七篇爲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御之誤當作射鄉尤爲精確

論邵懿辰以逸禮爲僞與僞古文書同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論古禮情義兼盡即不能復而禮不可廢

論禮雖繁而不可省即昏喪二禮可證

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十以上有同有異

論后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禮家之通例鄭注孔疏是其明證

論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當從朱子采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
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論鄭樵辨儀禮皆誤毛奇齡駁鄭樵而攻儀禮之說多本鄭樵

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

論聘禮與鄉黨文合可證禮經爲孔子作

論讀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

論宋儒培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爲己說以別異於注疏

論王肅有意難鄭近儒辨正已詳五禮通考舍鄭從王俞正變譏之甚是

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別不厭其繁

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皆謬

論古禮最重喪服六朝人尤精此學爲後世所莫逮

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

論明堂辟雍封禪當從阮元之言爲定論

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

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

論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卽其不信周官之證

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人非必出於周公亦非劉歆僞作

論毛奇齡謂周官不出周公並謂儀禮不出周公而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詆毀

論周禮爲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并爲一

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論鄭君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爲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亦難行於後世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論鄭樵解釋周禮疑義未可信爲確據

論周官並非周公未行之書宋元人強補周官更不足辨

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卽春秋素王之制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論禮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

第四冊

春秋

論鄭注引漢事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
論宋明人疑經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禮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習禮格最善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論六經之義禮爲尤重其所關繫爲尤切要

論大戴禮記

論經學糾纏不明由專據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駁

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羣經常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論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爲後王立法卽云爲漢制法亦無不可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卽此意

論春秋爲後世立法惟公羊能發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論穀梁在春秋之後曾見公羊之書所謂一傳卽公羊傳

論公羊穀梁二傳當爲傳其學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

論穀梁廢興及三傳分別

論春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始於范寧而實始於鄭君

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

論三統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

論春秋有現世主義有未來主義義在尊王攘夷而不盡在尊王攘夷

論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無懼

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宅心恕而立法嚴

論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義所關

論獲麟公羊與左氏說不同而皆可通鄭君已疏通之

論春秋本魯史舊名墨子云百國春秋卽百二十國寶書

論漢志春秋古經卽左氏經左氏經長於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